

2017年秋季学期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

2018-03-19 14:54:09

割裂下的真实 加州的一切都是那么分明，太阳把一切都割裂成了耀眼的光明和厚重的阴影，游客只看到了加州向阳的炫丽，也许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才能接受艳阳下的阴影。金门大桥傲人的橘黄也只有落日余晖那几分钟，还得爬上对面的山上的公路才能有机会感叹它的浓烈，而大多时候是堵在大桥上的无奈与焦躁。但是，割裂没什么不好，就是要拉扯一番才能记住，才会学会面对真实。人们会对有距离和有难度的事物心存敬畏，对课程尤为如此。语言上的差距，再加上我选择的大多数课程属于社会学科，铺天盖地的阅读和平均两周一篇的中长篇作业就显得不那么轻松了。没想到的是，正是繁重的学业让我重拾学习的乐趣和习惯。



（新生迎新周和校旗合影） 相比在复旦开学之初时，老师会开出一个长长的书单，而往往在期末的时候，书单中唯一读过的一两本不是读书笔记的要求，就是它太重要了以至于考试前不得不囫圇吞枣地浏览一遍。但在伯克利，一般一节课一周的阅读量为40页到80页不等，特别是很多文献的语言严肃而生涩，由其是读到几位德国的传播学学者的文献时，一句话可能都要过个三四遍才大概明白个意思。于是，在伯克利所有的文献我几乎都读过两遍，更有甚者，在论文前又再读一遍，而每一次课堂上老师领着阅读或者讨论课上大家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那种本来混沌的理解经外人一指点而顿悟的心情，简直比每周五阿卡贝拉合唱团在广场上的高音还令人心颤。

而培养的第二个学习习惯大概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老师的办公室时间。正是开始了认真地阅读文献，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便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了。在复旦，我和老师的交流可能仅限于一学期在考试以前把复习时所有的基础问题列出来，再一股脑地提出来，更别说去老师的办公室做深入的交流。但是在伯克利，线上预订老师和助教的Office Hour往往能让自己的学习事半功倍，不管是论文的思路纠正还是小组展示的逻辑梳理，老师总是能更清晰地点出来。在大学期间，我一直忽视了与老师的交流，国内外也不乏有同学纯粹为了“刷脸”而功利化了师生关系，但不管是有意疏远还是刻意拉进，这都是幼稚的做法。我曾在朋友圈看到同去加州大学分校交流的同学这样写道：“每次从Office Hour出来的时候，都处于思维高潮后的心情巅峰。”在复旦自己制造的大平原呆了太久，时不时去登个顶也是畅快。这种畅快大概就是平日里最容易提及却又最难保持的激情吧。回上海后跟实习老师交流时，她也觉得Passion是美国顶尖高校毕业生和其他工作者的最大区别。这种随时都打了“鸡血”似的状态在伯克利的学生中也特别明显。伯克利的通宵自习室总是人满为患，甚至刚开学的周末都有人早早地在图书馆占座。我在Haas商学院的同学为了第二天的案例展示，本来已经成型的方案因为有一点瑕疵也会推翻通宵重来，个人虽不赞成这种熬夜的习惯，但是那种饱含对学业和生活的一股子劲儿是我敬佩的。当然，学业养成习惯以后也变得顺水推舟，较为轻松愉快。但我却陷入了另一种生活的反差。相比在复旦加入了三四个不同的社团和团学工作，随时微信一联系就可以约出来的社交生活，伯克利的社交变得单调而固定，从大范围的广交朋友到小范围的固定的几个好友，有时候还真是给了我美剧“Friends”的错觉。我在新生迎新周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一群朋友，最开始只是因为华裔的原因而且家住的比较近的缘故走在了一起，后来才发现大家都是能交心的志趣相投的伙伴。Ronald从美国海军退役返回大学读书，每次都能听他讲在日本行军驻扎时半夜哆嗦得睡不着的故事；David学习历史专业，我们两个人可以随便聊中国现代政治两个多小时；Shei是泰国人，一谈起星球大战就兴奋地停不下来。我们平常会约饭，周末也会一起去看博物馆展览、去旧金山美食节，也许正是和他们的相处当中感受到了伯克利的包容性。当然也认识了一群中国留学生，大家也会一起做饭、中秋烧烤、周末登山。



blog.sina.com.cn/outgoingfudan

(和新认识的朋友一起去博物馆)



blog.sina.com.cn/outgoingfudan

(和登山协会的徒步越野活动) 因为伯克利晚上不太安全, 很多时候傍晚从健身房锻炼完就直接回家了。夜晚的伯克利没有那么多消遣, 几家不错的餐厅和酒吧因为我选择了素食也不怎么光顾。于是, 大把大把的时间留给了自己独处。当脱离了日常的纷扰, 我会发现沉积在心里已久的问题又会重新浮现, 不停地纠缠着自己。我的问题是对于自己未来规划的迷茫, 当身边大多数朋友已经确信自己的未来方向, 但我却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点的时候, 一种如何找到答案和与内心安定相处的迫切感经常逼得有些烦躁。但庆幸的是, 我还是找到了内心较为真实的想法, 而我的答案收到的启发是在交流时遇到的三个人分不开的。第一个是我交流过程中最亲近的朋友之一Cassie。出生于圣地亚哥北部中产家庭的Cassie在加入动物权利保护组织Direct Action Everywhere (DxE) 的时候几乎被所有成员质疑和疏远, 不仅因为她的父亲开了一家纯正的美国餐厅, 阶级和种族的隔离更让她很难融入这个群体, 拉丁裔和底层阶级为主的DxE从未想过这个中产阶级白人姑娘会在她加入三年后成为领导人之一。大概Cassie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会把动物权益当成一生的职业。我加入这个组织的初衷源于跨文化交流课程的田野调查, 被污名化的素食主义者早已贴上了“激进”的标签, 而我也想通过走进这个团体来换位理解他们的哲学基础、非暴力抗议原则和文化差异。我和Cassie一起卖素食甜品筹款给动物收容所, 去伯克利附近的山羊收容所做志愿工作, 在伯克利街头和200多个人一起抗议动物暴力游行, 去屠宰场解救受伤的小羊和小鸡, 和其他素食主义者一起举办野餐。但是, Cassie不仅仅是宣传动物权益知识和文化, 更是以单薄之力去积极地挑战整个社会常态和制度。她曾手拿标语和小猪玩偶冲进正在比赛的伯克利体育场, 也曾坚持在屠宰场静坐抗议被逮捕, 为了坚守自己不在有动物暴力的餐桌上吃饭的誓言, 她还拒绝了回家过圣诞节。



blog.sina.com.cn/outgoingfudan

(素食甜点义卖活动)



blog.sina.com.cn/outgoingfudan

(动物权益组织去动物收容所志愿活动) 第二个人是我的初中好友Jane, 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环境生物, 立志发展环境教育这个在国内还处于萌芽的领域。为了环境科研调查, 她暑假连续几周每天四点起床, 徒步背着科学测量仪器爬上派克峰, 一路上会测量不同植物的高度做林线研究, 还会在派克峰顶的实验田地工作一个多小时, 再在暴风雨来临前赶着下山。她带我徒手爬了一次派克峰, 在最山顶的地方斜坡坡度超过了45度, 我已经手脚并用而且心跳飞速的时候, 她却三步并两步地跑起来了。在营地的教室里, 她给我看了给学生做的作业本, 抱怨着最聪明的孩子却总是不听指挥。很多中国留学生出国都会学商学法等传统成功领域行业, 但是她却选择了艰深的科研项目 and 鲜有人问津的教育领域。



blog.sina.com.cn/outgoingfudan

(和Jane一起在派克峰顶) 第三个人是我的高中好友Sabrina, 她成为了我去纽约的接待人。在陪我逛一家家的博物馆的间隙, 我们聊起来她在纽约拍的短片。摄影成为了她与这个社会的最好联系, 纽约大的导演系也让她不断地以新鲜而细腻的视角去解读各个都市。她的短片和纽约很多博物馆一样, 小巧而精致。她有野心, 但是很纯粹的野心, 她也有迷茫, 但却不慌张。三个毫无关联的朋友却总是在告诉我一个事情, 那就是坚定地追求自己真实所爱。我也面临着选择, 是读研还是工作, 是坚持申请联合国YPP项目还是转而市场营销学。生活中的点滴总是在不经意之间给了我答案, 我在Haas商学院的课程虽然上的艰辛, 但却体会到了战略营销的魅力, 那种分析的理性与讲述的创意的结合, 让我有了许久未有的兴奋感。我不能说我在这次交流中有多大的回馈, 表面上看我只是将要把我在动物协会学到的一切可能尝试着去联系复旦素食主义协会, 扩大这个社团的可能性; 或者看起来我只是确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或者我重拾了学习的正确习惯。但我相信, 交流一切的点滴都会融入我以后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和联系的建立, 都会融入我的选择和这个选择所带来的效应。这一段抽离和割裂恰是我开始真实地面对了自己因为表面的忙碌而逃避的关键性问题, 开始学会真实地和自己相处。